

## 臺灣屏東市頭分埔北客的聚落化過程及其能動性

洪馨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徐孝晴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

屏東市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因軍商功能發展，吸引來自農業地區擠壓出來的外移人口，形成屏東市多元的再移民文化。本文以萬年溪上游來自北部臺灣的客家再移民聚落「頭分埔」作為研究對象，並依民族誌研究法探討其如何生存於此邊隅地區。其中，興建於 1956 年的庄頭公廟，充分展現該北客社群在社會適應上之能動性，不僅吸納來自平埔部落區帶來的神明，由北客擔任的乩身透過積極請神降壇服務村民，更集結來自福佬社群的資金及地方政治勢力，共構為村庄之信仰與活動核心。透過該核心之運籌帷幄，頭分埔至今仍保留著早期南遷時期的傳說記憶，以及和萬年溪中游另一較早北客聚集區間的關係脈絡。本文即嘗試在有限的文獻中重建其聚落化過程與其再移民之生活特徵。

關鍵字：屏東市、北客、再移民、聚落化、能動性

---

\* E-mail: lanerbox@hotmail.com

投稿日期：2015 年 6 月 22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5 年 9 月 7 日

## **The Land Reclamation Process and Agency of the Northern Hakka Immigrants Who Moved to Teofunpu, Pingtung City**

Hsin-lan Hung\*\*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Hsiao-ching Hsu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Pingtung City was once the center of immigration in Southern Taiwan due to its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base distribu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Most landowners were Hoklo (福佬); they held th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power. The “northern Hakka” immigrants and those who resided in Liudui (六堆), the traditional “southern Hakka” community, both in charge of some cultivation, formed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with the Hoklo. The northern Hakka immigrants mainly lived along the Wannian River (萬年溪), i.e. Teofunpu (頭分埔). No historical record was found in the literature; people only knew that the Wannfu Temple (萬福

\* Date of Submission: June 22, 2015

Accepted Date: September 7, 2015

宮) of the village was built in the middle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It was the spiritual and ceremonial site of local residents. Taking the Temple as the focus, the aim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how the local Hakka demonstrated their high level of social adaptation. For instance, by accepting gods from Pingpu (平埔), the aboriginal tribe, and playing the mediumistic role of serving the worshippers. They shared the capital and political power with the Hoklo, and governed the village together. They tried to preserve the historical legends of their ancestors so that their traditions could be passed down. The original landscape, daily utensils and connection with other villages were all recorded. By analyzing the records and understanding how the Temple was renovated, this feature of the northern Hakka immigra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villages is illustrated, revealing its social cognitive strategy.

Key Word: Pingtung, Northern Hakka, Re-immigrants, Settlement Dwelling, Agency

## 一、緒論

本文以村落民族誌研究法探討一群「臺北客」（他稱，指自臺灣北部南遷的客家人，簡稱「北客」），鑽進六堆客方言群與屏東市街優勢閩南方言群的生存空間夾縫中，取得聚落生活內在凝聚及外顯特徵的過程。我們注意到，在屏東縣長治鄉六堆聚落（六堆客，相對「北客」被稱為「南客」）與屏東市交界之處，有一批原居「新竹州」但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輾轉南遷的自由移民，聚集在長治鄉長興村（又名火燒庄）的西側竹林叢中，並逐漸形成聚落以及自己的村莊公廟萬福宮。經過一甲子歲月的生聚發展，萬福宮及其主神元帥爺（謝府元帥）與池府王爺仍有降壇問事服務民眾，並有著十分活絡的信仰與祭祀活動。然而，這批「北客」南遷的過程及與村落發展間的關係，瞭解的人並不多。這個聚落就是本文所欲探討的研究地點：頭分埔。

本文案例頭分埔（約於今屏東市華山里），就理論意義而言，應可歸類於臺灣客方言群島內再移民（二次移民）之村落研究。該社群在過去的研究中雖曾被初步識別出來，但一直缺乏較為全面性的描述與研究，長期處於存而不論的位置，也因為如此，這項研究必須高度依賴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才能真正挖掘該群北客之遷入過程。除此之外，本研究也透過民俗事件（events）分析，以貼近認識該北客社群的特徵——包括不輸閩人廟宇的北客乩身、若隱若現的客家認同，以及北客族群性（ethnicity）的再現。

頭分埔的地理位置位於傳統六堆客庄與閩庄之間的交界地帶。若假

定他們因為與六堆客方言群在語言分類層次上皆被廣義歸類為「客」，就初步判斷其必然相對福佬人（他稱，頭分埔人稱閩南語系者）而言，對六堆客更有親近動機，本研究將提供一個例子說明，這種選擇性親近並沒有發生在頭分埔初期聚落化的過程中。研究結果發現：地緣與業緣的親近，使頭分埔北客的聚落化過程，基本上是與屏東市福佬人之間既競爭又合作的結果。

本文田野調查的結果提供我們理解頭分埔這種與福佬人更為「選擇性親近」的某些解釋。除了再次證明「客家」內部本身並非一個（唯一）均質內在，南、北客之差異甚至已經具備造成不選擇認同的狀況。另一個重要的現實因素，應該仍與微地理（micro-geographies）有關，即北客進入頭分埔這一片區域之前，此地實是基督教教會公墓與亂塚北側的一片竹林地，人煙罕至。本文的研究動機與宗旨即在於探尋是基於什麼樣的歷史條件，讓北客「鑽入」這塊地區，成為夾在六堆與他者（others）邊界上新的外來者？什麼樣的能動性（agency），讓他們在發展了一甲子之後，北客們不僅仍保有部分的北客認同，且在當代還能以「重建伯公廟」事件，讓「客家」被看見？與北部原居地間之互動關係，長期以來作為一種「兩地社會」（bi-local society）的認同維繫機制，在頭分埔是否依舊扮演重要角色？究竟北客在如今已成為屏東市重要商圈的頭分埔，展現出來的是什麼樣的都市客家性格？

過去關於屏東地區北客再移民的研究結果，似乎尚未看到如頭分埔北客在聚落化過程中如此高能動性的例子。北客在屏東市另一個聚集地是在東興巷（又稱田寮），該地位處另一個前堆重要村莊香楊腳的西緣，本文發現已穿越墓塚區北入竹林叢成散村型態的頭分埔北客，一直到國

民政府初期，都仍會在上元節（元宵）前往東興巷，聯合舉行拜天公。頭分埔萬福宮建廟之後，以信仰強化頭分埔聚落的內聚與認同，不僅讓屏東市北客及其後裔的信仰生活，從較早聚集的東興巷，北移至稍晚形成的頭分埔，也讓頭分埔的北客透過廟宇活動，呈現出比東興巷更具行動力的社群感。

本文的研究方法採用民族誌之田野工作進行資料蒐集。由於頭分埔在村史方面記錄的缺乏，本文採用了廟誌、捐獻碑記、日治時期戶籍資訊、歷史圖資等，再經由局外人（第一作者）之學術訓練及在地人（第二作者）的人脈淵源，從不同的角度嘗試在此已高度商業住宅化的地方，一方面透過大膽假設（想像），一方面彙整證據「重建」頭分埔村落史。就全貌觀（holism）而言，本文可能其實只能說是頭分埔百年「史」的一小部分，然而，透過此例所觀察到的日治時期再移民之動能與生存策略，將可提供客家研究學者看到一件事實：頭分埔來自苗栗四縣腔家戶，對同為北客但原籍為新竹竹東海陸腔家戶的認同，是高於僅隔一條溪的六堆前堆長興庄四縣腔。換句話說，對「新竹州」之集合人群的認同，在此時遠高於以中國原鄉祖籍州縣（次方言腔調）分類的認同。而頭分埔北客對西側福佬人（閩南語方言群）的競爭合作及相對應的互動與認同，亦高於與東側長治、麟洛等六堆客（南客）的互動頻率——對經濟上之互動需要遠高於廣義客方言群認同。

## 二、研究範圍：關於一個地名的定義

頭分埔，地理範圍略同於今屏東市華山里（2011年資料共有38鄰）

（屏東縣屏東市戶政事務所 2011）。位於屏東市北區，南鄰大連里（以大連路為界），北鄰中正里（以華正路為界），西鄰溝美里（以廣東路為界），東北方以三山里與傳統聚落海豐里形成早期「海豐庄」範圍，另外，東以殺蛇溪為界，緊貼六堆長治鄉長興庄（俗名火燒庄）。清代時期發展的較大聚落海豐庄，其本街則位於頭分埔北方三公里處，頭分埔地理位置亦可說是火燒庄與海豐本庄往西、往南進入清代阿緱城的必經之點。頭分埔西側、南側方向，分別與阿緱城郊的兩大商墟接鄰，一是與商業與軍事帶領發展的阿緱街／屏東街（今屏東市中心）及其腹地接鄰，另一則為海豐本庄，是一擁有修築灌溉水圳能力、以講福佬話為主的居民所組成的聚落（陳麗華 2013：169-199）。在這個村落以「華山里」被劃歸屏東市之前，在行政劃分一直列入於海豐庄（利天龍 2007：191-199），日治時移入的北客群表示早期用水都來自海豐圳。然而，這非指此地早期即以交通要道出現在歷史上，事實上頭分埔在歷史文獻上的缺席，使得我們除了使用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之外，沒能在其它古文書、或關於前堆、海豐等研究中找到關於它的蹤跡。根據本文研究，這個區域位於一處多元文化碰撞（**cultural encounters**）的交會地帶，原是個三不管的原始竹林與亂葬崗。關於此地之名稱不同時期在不同類型的文獻或地圖上也有不同的寫法（與說法），以下先討論與比較幾種稱呼之可能由來，作為本文研究田野地點之說明（即村落研究範圍介紹），並同時說明本文採「頭分埔」之原因。

關於頭分埔一地的歷史記載，從已出現的契約或古文書的搜尋結果來看，截至目前本文認為海豐庄在成為前堆附堆的聚落時，南面可能還是一片未開發地區，筆者推論此地應在進入二十世紀後才出現零散的住

戶。前堆長治鄉長興庄（火燒庄）在乙未年（1896）抵抗日軍進村時，興築土牛（大土墩）護衛村莊，當時作為前堆附堆的海豐庄，處於保衛區之外。一世紀後的今天，原隸屬早期海豐庄的屏東市東北隅一帶，已在海豐里（海豐本庄）之外，另獨立出包括三山里（海豐本庄村郊）、華山里（頭分埔）、溝美里（街頭）等行政區域，而當代的溝美里、華山里、三山里、海豐里，在人口密度上明顯與相離屏東市中心之距離，呈現高度反比，而過去的海豐本庄（海豐里）現在人口密度也已遠低於頭分埔（華山里）：（參見表 1）

表 1：舊海豐庄（及接鄰之長治鄉長興村）之當代戶口資料

里名	各里面積 (平方公尺)	距離屏東火車 站步行公里數	鄰數 (2012 年)	戶數 (2012 年)	人口數 (2012 年) (2015 年)	人口密度 (2015 年)
海豐里	1,437,014.903	5.6 公里	9	304	1,032 1,035	7.20
三山里	995,095.692	4.3 公里	16	471	1,538 1,557	15.65
華山里	813,594.726	3.4 公里	38	2,114	6,490 6,381	78.43
溝美里	157,106.330	2.2 公里	28	1,168	3,500 3,309	113.65
仁義里	1,045,308.686	5.6 公里	10	402	1,365 1,354	12.95
信和里	2,591,533.875	5.0 公里	17	559	1,826 1,829	7.06
斯文里	157,106.330	1.6 公里	27	882	2,495 2,399	152.70
長興村	1,424,913.105	3.9 公里			1,269	8.91

說明：所謂「舊海豐庄」指的是清代時期的海豐，範圍涵蓋有溝美里、華山里、三山里、海豐里、仁義里、信和里、斯文里，資料依據乃參閱蘇義峰（2003）。

資料來源：整理自 Google Map（2015）、屏東縣屏東市公所（2013）、SheetHub（2015）。



表 2 為「舊海豐庄（以今海豐里區域為主）日治時期之人口資料」。日治末期的 1930 年代有兩筆人口統計數據，呈現當時舊海豐庄的多元族群樣貌。在表二中，當時海豐庄的總戶數約莫是七百餘戶，總人口數約有四千上下，其中「福建」（閩籍）十中佔九，為戶口主要組成，另有 8.6% 的人口籍貫屬於「廣東」（粵籍），亦有接近 3% 的平埔族人口。這其中有多少是屬於 1920 年代之後從新竹州南下的客方言群再移民（北客），實際上沒有再更小範圍的統計資料可供查詢。本研究若要初步重建當時北客初到時期的樣貌，很大部分要靠人類學村落民族誌研究的方法來進行。

表 2：舊海豐庄（以今海豐里區域為主）日治時期之人口資料（與屏東市比較）

年代		昭和 8 年 (1933)							
地名、戶數及體性		屏東街				海豐			
		戶數	人口			戶數	人口		
			總	男	女		總	男	女
總數		6,451	31,571	16,316	15,255	722	3,937	2,004	1,933
漢人	福建	5,775	28,515	14,710	13,805	625	3,329	1,689	1,640
	廣東	573	2,501	1,332	1,169	69	428	223	205
	其他	...	...	...	...	...	...	...	...
熟蕃		96	536	263	273	27	179	91	88
生蕃		7	19	11	8	1	1	1	...
年代		昭和 11 年 (1936)							
地名、戶數及體性		屏東市				海豐			
		戶數	人口			戶數	人口		
			總	男	女		總	男	女
總數		9,425	43,997	22,828	21,169	714	4,331	2,175	2,156
漢人	福建	6,575	33,494	17,213	16,281	643	3,876	1,946	1,930
	廣東	771	3,193	1,666	1,527	62	394	201	193
	其他	...	...	...	...	...	...	...	...
平埔族		86	458	217	241	22	115	51	64
高砂族		6	22	11	11	...	2	...	2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總督府（1933：275，1936：268）

筆者認為 1930 年代的人口統計，基本上可能仍較大層面地顯示的是海豐本庄（今海豐里）的狀態，一來口述上北客進入頭分埔從 1920 年代末即開始，二來如後文將分析頭分埔長期隱蔽於竹林之間，並沒有大規模進行水田化開墾，形成人口密集的集村。因此在 1940 年代頭分埔這個區域，在地圖上仍是一塊竹林。參酌美軍 1944-45 年依航空偵測照片所繪製的軍事圖資〈臺灣城市地圖 HEITO〉（即今屏東市），筆者與屏東市現今之市區街道圖進行疊圖，頭分埔（華山里）在當時明顯是一片繪以濃密竹林的東北方城外郊區，海拔 30 公尺等高線剛好穿過頭分埔西緣（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2013），顯示頭分埔地形應略高於西側的屏東市中心，且以相對較高的沙崙（小丘），阻隔了海豐、長興兩庄和屏東市區之間的水平視野。臺灣省文獻會《臺灣地名辭書》（2001）關於屏東市華山里的地名來源說明，僅提及該地早期遍生竹林（李佳雯等 2001：77-78），其餘未多做說明。根據本文田野調查獲得之口述材料，目前已為屏東市重要商圈之一的頭分埔，事實上直到 1960 年代，村民們都仍是散居在竹林叢間。當地又因土質屬沙地，排水性佳卻不適合種植水田作物，因此居民們很長一段時間都維持著採集型態——特別是清晨採收竹筍，成為當時重要的家戶收入之一。

除了竹林，頭分埔耆老亦告知最初長輩抵達此地時，都說當地到處墓塚——或為私人墓，或為無名塚。本文認為頭分埔名稱之由來，與其因位於傳統聚落區之邊緣略高地形與成為墓塚區，有著直接關係。頭分埔在明治 36 年（1903）《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曾以「頭份埔庄」四個字出現，但在隔兩年之後出版的《臺灣堡圖》（1905）則在圖中稱為「頭分埔」。2014-2015 本研究田調期間，當地人習慣用福佬話

（閩南語）「頭崙埔」指稱華山里一帶，但這個稱呼皆不曾出現於歷史圖資之中。華山里當地客籍居民則使用「頭分（份）埔」（“teu<sup>11</sup> fun<sup>55</sup> pu<sup>24</sup>”，分、份在客語脈絡中有時是同音）自稱所在的這個地方。名稱的歧異顯示該地名從未被正式採用，且很可能是因為這個舊地名之來源實際上較為隱諱與負面。這個地區位在六堆前堆與阿緞城城郊的交界區塊，漢人村落一直有將已逝者葬於村落外緣較高的丘陵向陽處，頭分埔因在此沙崙的南側（山之南麓為陽地），十分符合這個需求。這種說法以頭分埔人侯英明（1930-2015）的口述報導為代表。享年 86 歲的侯先生，曾為頭分埔庄頭公廟萬福宮主神元帥爺的先鋒官，<sup>1</sup> 在較早幾年接受地方文史採訪時，即明白表示頭分埔「原為墓地」<sup>2</sup>（屏東市公所 2002：91-92）。但究竟是何先民被葬於此處，目前並無直接資料，僅知因屏東市公所在 1980 年代擴大徵收公園用地，當地許多無主墳塚被已入居數十載的開墾者（包括北客）集中納祀於萬年溪畔萬聖宮（主祀保生大帝）的後方大樓，與另一北客聚集區東興巷距離不遠。或許因為頭分埔（或頭份埔、頭崙埔）的地名由來都與其作為大墓區有關，因此當其正式被獨立列為行政區時即被雅名為「華山里」。

由上段討論可知，不論是站在客方言群或福佬人所用之閩南方言，頭分埔、頭份埔或頭崙埔這幾種地名可能都只是「頭墳墓」的雅名，因此經過以上耙梳之後，我們便能對目前相關的訛傳進行勘誤。過去部分地方文史研究者曾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03）出現的「頭份埔

1 謝府元帥甚至有一把七星劍放在侯家，只要謝府元帥在神壇降駕走進村庄時，一定會在侯家前調五營，另外也會特定在徐家（謝府元帥乩身）、劉家（池府千歲先鋒官）、黃家（池府千歲乩身）的家門口調五營（徐孝晴 2015）。

2 引用《屏東市采風錄》報導侯英明先生的說法：「在清朝時代，屏東最大的本島人（即臺灣人）墓地就是大埔，大埔的名由此而來。頭份埔是次於大埔的第二大墓地，因此稱為頭份埔」（屏東市公所 2002：91-92）。

庄」，認為地名由來乃因當地最早入住者為苗栗頭份人，因此有頭份埔的地名，經筆者研究整理後認為此說應屬巧合。頭分埔確實有來自苗栗頭份的北客家戶，但根據戶籍資料與口述補充，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這段時間，北客應該尚未南遷甚至到足以建庄的規模，況且頭分埔早期建屋居住的北客，其原籍非常大比例非來自苗栗頭份。本文一方面採用當地北客群的自稱，另一方面亦建議不要再沿用容易使讀者誤認此地與苗栗頭份有某種指涉關係，因此在地名選擇上，筆者採用《臺灣堡圖》（1905）誌所寫的「頭分埔」作為研究範圍的名稱。<sup>3</sup> 然而，《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既然出現「頭份埔庄」，似乎暗示即使是墓塚區，也非一渺無人煙之處。究竟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茂竹與墓區，是因何被收錄為「庄」，而又是什麼人居住當地，這個部分截至本文完稿前所進行的研究調查，都仍未取得足以說明與論述之相關文獻或口述資料。

以再移民研究關注的重點來說，竹林丘陵兼亂葬區的頭分埔，何以會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北客南下自由移居的選項？背後另外要討論的則是，何以此地夾在長治南客進入屏東市之間的重要通道上，直至 1960 年代仍維持竹林樣貌，讓散居其間的北客在此落腳，擁有自己的庄頭公廟、自己的客籍乩童，而沒有迅速地「被福佬化」？筆者認為，隱蔽的地理條件（竹林墓塚）似乎成為一個「保溫機制」，讓外界不太發現這裡曾有活絡的北客社群聚集，但除此之外，是否偏向閩南信仰文化（果決且勇猛的乩身）的外顯特徵，在那個對客方言群相對較帶有偏見的年

3 在此之前，本文第二作者徐孝晴曾在其甫完成的碩士論文（2014），採用日治文獻中最早出現的「頭份埔」作為地名，但本文在第一作者的慎重思考下，建議採用較不會引起爭議或誤會的「頭分埔」。

代，也成為北客社群的保護色，從中獲得自信自尊，而不需要以完全放棄族群意識來驅離社會偏見？選擇隱僻的地方居住，或許並非早期頭分埔北客擇地的必要條件，但卻因緣際會成為今日頭分埔仍保留部分「客家性」的一個充分條件。究竟，頭分埔在當時是什麼樣的地理區位？除此之外，自由移民們取得土地並建造合院，是早期頭分埔人從在萬年溪畔簡易棚屋聚集到迅速定著化的必要條件。其中，庄頭公廟的出現意謂移民群開始有穩固的祭祀圈，使公廟之運作得以常規化。早期頭分埔以一塊竹林墓塚樣貌如何引起移民產生購地意願？而移民又是因著什麼樣的路徑依偎到這一帶附近，並獲得相關訊息？

欲回答以上一連串的問題，首先必須要論及吸引移民遷徙的拉力。日治中期，臺灣西部因交通建設，使各個通衢節點快速發展。在屏東，由「街」（1920-1933）升格為州轄「市」（高雄州之直轄市）的時期，1913年阿猴驛（今屏東火車站）設立，許多因鐵路工程往南延伸而隨工作移動的產業移民來到屏東，另外沿鐵軌一路打工尋居的自由移民，也輾轉湧進阿猴廳阿猴街（1901-1920）尋覓打工機會。東興巷一帶由於是屏東重要的糖鐵經過之處，成為許多打工者的聚集點，但工業用途的土地並不適用以提供私有建屋，於是四處打聽有否還有其它工作機會，「去頭分埔種竹挖筍」遂成為十分吸引人的工作——特別是對擅長於丘陵竹叢生活的新竹州客方言群移民來說，這項技術有著先天比別人還熟悉的本領。

在頭分埔與海豐、長治鄉交界一帶，是竹筍的大宗產地。近年，海豐庄設置了一個「入口意象」公共藝術雕塑，即是抱著竹筍的一對母子。根據屏東縣政府農業處提供的訊息，此區「土壤環境（為）砂質壤土，

竹筍生長情況特別好」，一直到現在所生產的屏東綠竹筍「筍肉纖維細緻，清甜可口是夏日輕食的好食材」（高怡君 2015）。根據本文田野訪談，早期屏東市的地主們均視此區為不良耕地，稱其「沙崙埔」，部分屏東市人認為，早期北客之所以「能」買入頭分埔的地——現在頭分埔因都市計畫由農地變建地變成新興的住商合一地區，地價早已翻價百倍，即因屏東城內的地主們普遍認為此區不利生產，加上未見都市計畫的長期發展，因此閒置並僅低度利用，讓綠竹蔓生、墓塚林立，而有「早期客家人買的是很多不好的地」（林子晴 2014）<sup>4</sup> 這種說法。然而，適合綠竹大量生長的頭分埔，帶來豐厚的竹筍產業，且竹林丘陵對部分來自丘陵區的新竹州客方言群，顯然並不陌生，一方面相較六堆以荊竹林圍界聚集成村的居住型態，北客在新竹州的原居地往往就是在竹林叢之中或單家簷屋依傍河流的散村型態；另一方面，由於對竹林經濟並不陌生，擁有掘筍能力的北客，比屏東在地者和鄰近六堆客，更有著「利用」頭分埔土地的「技術」。這個屏東市、屏東縣的交界地區，即使在高屏溪中下游屏東平原，從稻作轉移至果樹經濟的數十載過程中，至今維繫著許多傳承二、三代的筍農家庭；包括那些在頭分埔迅速水泥住宅化後，仍每日清晨天未亮即前往長治鄉境內、繼續照顧竹筍園的舊頭分埔人（徐泰雯 2014）。<sup>5</sup>

在北客開始移住後的 1940 年代，仍保留茂密竹林聚落外觀的原因，除了沙地適合竹筍生長外，另外即是墓地用途制約了頭分埔成為較晚被

4 林子晴女士的外祖父乃頭分埔鄒氏家族。她在童年時曾多次隨母返頭分埔探視長輩。林子晴女士個人亦曾親自訪談其舅，並慨允提供部分訪談內容。作者在此表達由衷感謝。

5 徐泰雯女士在 2014 年間協助財團法人六堆學文藝基金會執行「六堆農業誌」計畫，提供本文關於屏東市竹筍行業之相關訊息。筆者在此表達感謝。

開發的都市區域。然而，事實上頭分埔並不是僅有墓葬區，它的南方（通往城內的方向）還有一片整齊卻在那個時代顯得十分異文化的合法公墓。研究中發現，過去對該處公墓之記載相當缺少，田野初期僅獲得早期北客稱頭分埔南邊為「落教埔」。目前我們尚未能得知頭分埔在最早的時候，人們是從哪個方向「走」進這片竹林，或有可能是從村落東北隅開始（地勢較高），是海豐與長興兩庄的交界，然而就在海豐與長興交界的「湖仔內伯公」，碑文記載該地早期居民衝突嚴重，頭分埔因其山丘地形加上竹林隱蔽，極可能成為一個亂世避居之所。但路線上似乎同樣也是會從「落教埔」進來。對於因耕地較少或其它原因只好離鄉背井「逐工作而居」的北客來說，到達一處之後打聽並順利買地落居，就是最終的夢想。況且還有竹筍資源可以投入——即便掘筍或種竹等都在與墓塚爭地。一位在民國 39 年（1950）自苗栗公館南下進入頭分埔的北客耆老即曾表示，初到時期耕地還會挖到白骨，之後居民陸續將挖到之無主骨骸，安置到萬年溪旁的有應公祠裡（此例見曾純純、黎鴻彥 2007：32-33）。

### 三、取得土地落戶：從「落教埔」到頭分埔

在頭分埔耆老的口述中，幾乎都會提到「落教埔」這個地方，而這也是一個在過去屏東市介紹華山里或附近區域時，都不曾論述的區塊。今天走在耆老指出的「落教埔」，其實已變成屏東市新興綠帶千禧公園所在，毫無頭緒可追尋。田野過程中我們一直疑惑，究竟「落教埔」與「亂葬崗」兩者是同樣的、還是不同的脈絡？釐清「落教埔」是否可以

提供我們對理解北客在頭分埔取得土地的途徑獲得更多的思考點？

研究發現，「落教埔」是採用客語發音稱呼的一個俗稱地名，地圖上從未標誌過。筆者依循「落教」二字線索，從臺灣長老教會《教會史話》找到相關紀錄，可說明落教埔應最遲至明治 34 年（1901）已是相當規模的基督教教會公墓。本研究初時進行時，曾獲得以下訊息：「落教埔有吳葛的墓喔。」<sup>6</sup> 吳葛（字蒙楚，1853-1901）是清末時期的臺籍傳道師，22 歲（1875）進入蘇格蘭籍李麻牧師（Rev. Hugh Ritchie，1840-1879）門下，之後曾於許多教會服事——包括同治十年（1871）成立的阿猴教會（今屏東教會），因此在阿猴享有盛名，且光緒廿七年（1901）逝於阿猴後亦葬於此地。關於「吳葛的墓」，《臺南府城教會會報》第 196 卷（1901 年 7 月）第 53-54 頁，曾刊載由設立臺南神學院的巴克禮牧師（Re. Thomas Barclay，1849-1935）所寫的悼念文，內容裡有：「〔閩語〕……佇拜二頂晡出山埋葬佇教會的公埔中。因為有損電報來通知阮遮，彼時宋牧師〔筆者註：宋忠堅 Rev. Duncan Ferguson〕chham 汪培英有連鞭起身坐火車去埤頭，拜二早起到阿猴送葬。」上文提及的「埋葬佇教會的公埔中」即指禮葬於屏東教會的公墓。換言之，頭分埔北客口中不斷出現的「落教埔」，與那些開墾時就會挖到的墓塚區不同，落教埔乃是具有管理機制的基督教公墓。從《教會史話》的紀錄中也發現，客語用「落教」指改信基督教者，「落」即「入」

6 筆者第一次與第二作者徐孝晴針對落教埔討論時，獲得最強烈的印象就是「那裡有吳葛牧師的墓」。徐孝晴在 2014 年撰寫碩士論文時，認為是因為吳葛「逝世後葬於頭份埔附近，而後基督長老教會信徒將該地作為基督公墓，即為『落教埔仔』」（頁 8）。筆者之後經過較多資料的搜集與判斷，該公的出現時間應早於吳葛入葬的年份。



之意，「落教」亦及「入教」、「信教」之意。<sup>7</sup> 頭分埔北客用客語「落教埔」指稱教會公墓，實屬貼近真實。

教會公墓（落教埔）何以會成為早期移住頭分埔的北客的集體記憶？一方面根據報導，此地被徵收為公園用地並真正變成公園其實是相當晚近之事，換句話說，頭分埔人依傍著教會公墓生活到 1990 年；另一方面，在未買得頭分埔土地之前，頭分埔部分居民是曾經在教會公墓「外」的非法棚戶區寄居打工。教會公墓「外」根據口述其實就是一片竹林與錯落的墓塚。我們的疑惑是：這個地方變成不同信仰的先人長眠之所，究竟是什麼樣的偶然還是必然？研究找到的一點點頭緒，後來發現也可以用於解讀早期北客選擇買地在頭分埔的可能脈絡。

根據部分北客回憶，老人家最初沿萬年溪北上入墾，聽說是跟街上「做冰廠」的「李家」租地建屋；之後有些人陸續掙了些錢又向街上的「林家」買地（鄒慶泉 2014）。經由耆老口述指引，萬年溪上游一些未開發之竹林埔地當時地主，應為萬丹鼎昌李家子弟李明道（1888-1962）。李明道是日治時期南部臺灣首屈一指的富商——萬丹鼎昌號李仲義（1854-1937）之異母弟李仲清（1856-1910）的長子。李仲義是鼎昌號的行主，與弟仲清及堂弟合組商號投入經營油行。之後在里港經營的米舖失敗，返回萬丹後繼續投入油行又經營有成，成為萬丹首富。李仲義在日治時期曾任鹽務支局長，擁有大片土地，富甲一方。李仲義之父為福建省同安縣茶山庄人李珠英，與弟李抱來先後來臺，後者在福建

7 客語中「入」常用「落」表示，通常指掉入或進入某處，例如請人進家門裡坐，有些地方就會說「歡迎落來坐」。在《教會史話》（賴永祥 2000a）Vol. 430「落教的先生邱增發」一文中，說在內埔傳教的邱增發，因懂藥草，內埔庄裡的人都很敬重，不過私下就會稱他「落教先生」（入教的老師）。原文中出現轉折語「不過」一詞，似乎也影射「落教」是在人的背後說的話，換言，此稱呼帶有一些陶侃或負面的意思。

時已為基督徒，李仲義來臺後在弱冠之年（同治 13 年，1874）拜入李麻牧師門下，之後更創設了萬丹教會。由於李仲義無子，日後將「鼎昌」事業交付明道、明家兩名姪子。李明道日後歷任大和商事會社社長、屏東商工會議所議員、高雄州議員等，並一直擔任東港養殖組合公司董事長、屏東製冰公司董事長。他亦於 17 歲時在伯父創設的萬丹教會受洗，28 歲任執事，34 歲任長老，直至臨終共在萬丹教會任職 40 載，其它亦包括高雄中會財務部長、南部大會財務局長，也擔任長老教會中學、女學、臺南神學院董事等（賴永祥 2000b、2000c）。以上述之淵源，教會公墓設置於李家擁有的土地上並不難理解，而頭分埔北客口述其祖先初期乃住在落教埔一帶「向李家租地」，相互符合。

由上述材料可知，教會公墓（落教埔）在清末時期設置在原本屬於李家的閒置竹林區邊緣，之後陸陸續續有許多已故教友在教會的安排下，長眠於此。周圍荒地可能因此更趨公墓化，在島內大移民的年代，客死他鄉者或被鄰里或被同鄉安葬於此，道義上應可說得通。而租到李家土地開墾的早期北客，就在一面整理竹林清晨挖筍的工作流程中，同時面對可能會挖到白骨的開墾歲月。

屏東市教會公墓在 1990 年代中葉經屏東市政府徵收為公園用地，頭分埔北客的集體記憶遂失落了一塊重要的歷史地景。當時屏東市公所透過都市計畫，徵收到原屬屏東八個長老教會所持有之公墓及其附近用地（也就是落教埔），公墓在 1995 年遷出原址。據媒體報導，教會公墓中共有 1,600 門信徒骨灰之後被遷往高樹鄉，「暫住」貨櫃屋長達十多年，2010 年時始由高樹鄉公所協助完成土地變更，就地取得公墓用地許可（李玲 2010）。而此時原來的落教埔以及一旁的違章棚戶也都

一併被徵收作為都市綠帶。然而，教會公墓在屏東市萬年溪畔曾經存在將近百年，也成為大武山系南島語族群進入屏東市的必經道路：這與部落教會發展迅速亦有密切關係。落教埔往東經長治長興的這條公路，是銜接屏東縣三地門鄉的重要通衢。百年以來，這條通道上的基督徒（包括南島語族群、客籍、閩籍、外籍等）或因阿緞教會（屏東教會）的成立，或因教會公墓裡有著自己最親的親人，也可能是沿著這條路徑進入逐漸興起的屏東市街或就學或就業，更或者是因信奉外來宗教遭到壓迫從其他地方過來的信徒，在教會公墓東側這條東西向的路徑上，聚集居住、設立祈禱所。1950年代一群由美國、挪威、芬蘭籍宣教士建立的屏東基督教醫院，亦設置在這條動線上。筆者認為這條動線多年來已成為大武山系南島語族群教友進入屏東的重要走廊，但遺憾的是那段歷史已隨著教會公墓用地被徵收而逐漸被遺忘。屏東縣政府在1975年開始籌備徵收比鄰於教會公墓旁的市有公有地（居民說那裏曾經聚集了很多違章棚戶攤販），與教會墓地舊址合併為千禧公園用地，並在1995年啟用「藝術館」，屏東縣政府文化局的辦公部門亦設置在館內，其四樓為「臺灣排灣族雕刻館」，介紹排灣族傳統服飾、生活器具、房舍建築與雕刻裝飾品等（屏東縣政府文化處2014）。此地過去一世紀曾因教會公墓吸引不少南島語族群信徒聚集，屏東縣政府在此以文化館展示排灣族文化，對回顧屏東市歷史而言頗有魔幻寫實的味道。

在落教埔附近向富商李氏家族租地發展的同時，新訊息的出現讓頭分埔早期移民定居化的過程慢慢地走到了購地階段。訪談口述裡說移民們一直存有買地之夢，圓夢之途多是透過向「林家」買地。透過口述與文獻比對，研究認為當時賣地給新移民北客的林家，為屏東街上首富慶

記林家。頭分埔北客有說，祖父輩口傳「跟前屏東縣長林石城他們家族」買的地。屏東縣前縣長林石城，日本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曾投入新聞界擔任《臺灣新民報》記者，42歲之後擔任屏東縣第二、第三屆縣長，是阿猴街上首富林慶記的次子，林慶記為屏東街上著名的洋行，經營油行與布莊等。1950年代屏東流傳一首兒歌：「萬丹李仲義，阿緱林慶記，頭前溪仔錢朝智，大洲楊仔備，公館陳知高（憨大豬）。」萬丹李家與屏東林家排序第一與第二，在屏東市皆擁有大片土地。然而，一群從三、四百公里遠外新竹州南下闖天下的北客，是如何「獲知」可向林家買地消息？是否存在「有力人士」在其中擔任訊息仲介之重要角色？研究發現，探討頭分埔村莊公廟萬福宮的最初發展史，似乎可以解答上述問題。萬福宮於國民政府初期建廟過程裡，來自苗栗公館館中村的邱家，扮演著組織與捐資領頭的角色。後文將會描述，曾輾轉經苗栗通霄、彰化二林、高雄大樹的邱氏，是頭分埔聚落化過程中訊息傳播與凝聚移民的重要能動者之一。

#### 四、自由移民的能動性條件：推力與拉力之外

頭分埔早期的北客新移民，在購地造屋之後，與屏東市較早另一北客聚集區——東興巷之間，關係開始有微妙的變化。相對於頭分埔的沙崙竹林地貌在提供頭分埔北客生業管道之外，也提供一個隱蔽低調、卻又可以保溫發展自我特色的特殊條件，東興巷的北客卻直接面對屏東市快速商業化的衝擊，林立的商業新興住宅快速瓦解舊有的關係，也對那

些必須經由集體生活才能持續醞釀與實踐的客家文化，造成極大衝擊。關於頭分埔的隱蔽性，從部分北客的憶往訪談中可想像得到。早期頭分埔屋寮合院幾乎都是隱身於竹叢之中，各家各戶彼此獨立，沒有緊鄰的左鄰右舍，當人們要從市區乘坐人力三輪車進入頭分埔時，車與人過了街頭之後，就開始是人煙較少的地方，然後進入竹林間蜿蜒穿梭，最後才在密密麻麻的竹叢中看見老家合院的浮現（林子晴 2014）。相較於隱蔽於教會公墓後方竹林叢間的頭分埔，北客戶數較多的東興巷則位於當時屏東市最繁華熱鬧的商業地帶「東興橋」（地方上稱烏趁橋）<sup>8</sup>東側，橋邊兩畔樹影搖曳，橋下萬年溪清澈見底，常有外地人慕名一睹吊橋風采。<sup>9</sup> 在萬年溪的西岸，南臺灣第一家百貨「國際百貨商場」（1940年建，位於今屏東市林森路中段），與東興巷僅相距五、六百公尺。

東興巷聚集新竹州南下謀生的北客，與該地位於屏東糖鐵沿線有較大關係。頭分埔北客後代口述，有些北客初期聽到的打工機會都是「會社工」（在糖廠做事），例如推蔗車等等，使得這個又稱「田寮」的地方聚集了數十多戶的南下北客，搭寮居住。以「田寮」（田間架起的寮屋）為名，十分寫實。另有一份資料提及，東興巷也曾吸引了經歷過昭和 10 年（1935）關山大地震（又稱新竹—臺中地震）的北客，來此搭棚謀生（郭芷瑄 2014）。從頭分埔發展的角度來看，早期選擇走入墓塚竹林開墾的先民中，確實亦有來自東興巷或與東興巷有親友關係的北

8 萬年溪作為日治時期新興城市的重要通道，大正元年（1912）時在東興港前架設鋼索吊橋「東興橋」，地方習慣用閩語稱其「烏趁橋」（黑色鐵絲所製並會搖搖晃晃的橋）（施添福 2001：88）。

9 早期萬年溪兩岸居民之往來，即因此座吊橋而熱絡起來。當時全臺僅碧潭（位於今新北市新店區）與烏趁橋兩座大吊橋，故有「北碧潭、南東興」之美名。根據地方文史工作者描述，日治時期烏趁橋橋邊兩畔樹影搖曳，橋下萬年溪清澈見底，常有外地人慕名一睹吊橋風采（薛秋茂 2009）。

客，而且，頭分埔與東興巷的北客之間，在日治末年至國民政府初期，都仍保有以東興巷為中心的信仰活動（見後文）。日後因屏東市東郊發展擴張迅速，新興住宅區林立吸引大量外地移民在都市重劃後的東興巷購屋開店，稀釋了原搭寮此地的北客群相互之間的聯繫，加上頭分埔北客積極投入庄頭廟經營有成，變成東興巷北客接受邀請到頭分埔參與信仰活動至今。

筆者認為，頭分埔庄頭廟的建立與發展，不僅是頭分埔北客自身在屏東市政商關係的具體展現，在東興巷北客生活逐漸受都市化影響之下，也因此成為屏東市北客移民的凝聚平臺。萬福宮究竟如何擁有這種能動性？本文在此將從萬福宮最早的一份文獻：捐款名錄，來揭開這個謎題。位於繁華的廣東路上，萬福宮是一棟有四層樓高度、共有二層半祭祀空間的建築，分別夾在一家銀行以及大型商場之間。就舊頭分埔聚落格局來說，早期合院較多座落於廣東路以東、大連路以北、殺蛇溪以西、華正路以南這樣一個東西長方形區域。其中，在這個街廓西緣、朝向東北坐向的萬福宮，此地相傳過去是聚落中位於竹林山丘西南側的低窪地，而伯公壇（今萬福伯公廟）最早也是從會發光的石頭崇拜開始。萬福宮主祀神之一元帥爺，信徒們說其即是謝府元帥，是由陳烏記在1930年代從隘寮溪西岸的部落，帶過來他自己所奉祀的神明。據聞十分靈驗，北客鄒氏受召成為神明第一代的乩身，透過降壇問事，成為策動村莊集體事務的重要媒介，聚集信眾日多因此移至伯公壇繼續接受問事，才促成村落公廟萬福宮的正式興建。這戶陳氏並非頭分埔北客群之一，地方上人描述陳氏及其子弟，均特別描繪其膚色略偏黝黑，陳氏原居於犁頭鏢庄—今屏東縣內埔鄉黎民村，介於三地門進入屏東市的中間

點上，是一個在乾隆 25 年（1760）就出現在臺灣番界圖上的村庄，就生態條件來說，該部落位於隘寮溪從大武山系沖出平原的入口，在洪水泛濫沖毀村庄後，除了留下大片的卵石層，村民遷往舊庄之後又再陸續墾拓了黎明村現址，未隨著遷村的人，根據資料部分居民流散到里港、九如一帶（屏東縣黎明國小 2015）；相對地，如果循三地門鄉穿過長治鄉遷入屏東市，頭分埔就是必經之點了。另一方面，頭分埔在 1930 年代移民陸續遷入，如前文所述整地建屋或整理竹林地時常掘到人骨，人們的恐懼、對各種不能理解的現象尋求解釋的渴望，都是讓具備除煞能力的元帥爺（謝府元帥）在此地發展靈力的重要條件。

萬福宮神明從借用伯公廟到擁有自己的廟宇，民國 45 年（1956）是信仰建制化的重要一年。在這一年，這間廟的建立展現了頭分埔北客在聚落公共事務上的能動性。曾經以匾額方式懸掛於萬福宮第一層廟內虎側牆上的捐款善信名錄，如今移置於新建之萬福伯公廟內，該名單以牌匾方式刻名且公開於廟內牆上，是對頭分埔進行歷史重建中非常重要的歷史文件。本文針對 109 條善信名錄進行整理歸納，其中捐獻名條共分為捐款與捐物。透過部分調閱日治戶籍資料再搭配訪談村中耆老，本研究找出九成以上捐款與寄附物品者的族群屬性。捐款部分，共有 68 條名，依客：閩：熟：不詳（戶籍資料不完整或後代去向不明），分別為 39：20：4：5。筆者統計不同族群屬性的捐款總數，「客」為柒仟玖佰壹拾圓整（\$ 7,910），「閩」為伍仟參佰伍拾圓整（\$ 5,350），「熟」為捌佰捌拾圓整（\$ 880），「不詳」為伍佰參拾圓整（\$ 530）。若嘗試集中比較客籍與閩籍在建廟這件事情上的勢力，「客」平均每條名出資約 203 圓；「閩」平均每條名出資約 267 圓，似乎在經濟實力上「閩」

略佔上風。

另外，在捐物名錄方面，寄附者共 41 條名，「客」佔 30 條名，遠遠高出「閩」3 條名與不詳（部分似乎是非在地人）的 7 條名，以及一機構名（新生醫院）。因此，雖然乍看在捐資比例上客籍平均值相對能力較閩籍為弱，但客籍對於贊助物品卻有十分有貢獻。筆者認為，頭分埔庄頭公廟在初建時，除特定的少數「客」之外，大體上較之「閩」捐款者在經濟實力上，整體來說是相對較弱，但信仰強度卻十分濃烈，信仰活動投入也深。<sup>10</sup> 換句話說，包括倡議、捐錢與贊助物品，客籍都在這個建廟的過程中，以較大的參與人數展現了對信仰的虔誠。

另外，本研究也嘗試從第一屆管理委員會名單，了解萬福宮建廟當時的權力結構。在首屆管理委員會組成中，委員會共有九席，主任委員是當地口述史料中大家都說村裡面最早來到海豐（當時頭分埔屬海豐庄）的陳明星。陳氏在捐資上捐有 500 圓，但除此之外，無法獲知更多關於其原居地的訊息。主委之外另八席委員，客籍與閩籍各半。爐主為最大資金挹注者、也是街庄保正邱宏基，他個人即捐款 1,200 圓，同時也是頭分埔邱屋認定的「開屏祖」。根據田野調查，邱宏基至屏東後選擇從商，在屏東街和頭分埔之間的必經路段——街頭（閩語說街仔頭，客語說街頭仔），開設米行，基礎打穩後其兄長邱炳基（萬福宮建廟亦捐款 400 圓）亦攜家帶眷南遷屏東。邱炳基曾手書醫書與禮書各一冊，傳由其女邱王妹（現已是八旬耆老）所留存，之後亦再交付其孫珍藏。管理委員會名單中另有「首士」四席，也是客閩各半。

10 從頭分埔黃屋族人口述也可得知。徐孝晴訪談村中黃屋族人，對方說到：「我們整個家族都對於我們廟的神明相當尊敬，早晚都會前往廟裡祭拜，也一直對參與廟中的事務盡心盡力。在我們庄內可以看到客家人非常地團結，不論大小事，都會極力參與。」（徐孝晴 2014：35）。



研究至此，在「再移民」議題上我們已經從「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走到另一個思路——即在推與拉兩種結構力量之間，訊息仲介（關係）作為能動者（agent）的重要性，尤其在自由移民這一塊，過去一直較少深刻處理。此亦為頭分埔北客遷入研究，提供給臺灣再移民理論的一個可能貢獻，即看到了讓再移民們聚集、定居、形成集體性的過程中，具有高度手腕的訊息仲介，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在後文中筆者將說明，頭分埔之所以會成為屏東市至今仍存有文化特徵的北客集居區域，具有經濟實力的能動者們，以墟場為軸心，分別在政治上、經濟上、信仰文化上發揮影響力，不僅成為提供移民落腳生業的關係性鑲嵌基礎，同時也醞釀並壯大頭分埔作為一個具有邊界性（透過庄頭廟建立與建醮遶境）的村落性格。

前文曾多次述及街頭仔這個地方，並指出頭分埔領袖邱宏基在此設有米行。然而研究發現，與此地發展有絕對關係的又是另一個北客家族，即原籍北埔的鄒氏。根據鄒氏後代族人提供的訊息，其「來屏祖」鄒運近原是族人先轉居臺中大里，他則單身南下屏東，聽聞當時俗稱凹子底的地（位於今萬福宮北側旁）十分便宜，且附近還有半沙土的沙質地十分適合種竹子，遂落腳經營，持續存錢買地，然後把母親與兄弟（一兄三弟）還有長子，一起從大里接下來，擴大開墾範圍，且買下更多的地。由於鄒運近妻子鄒夜合生病中風，保生大帝託夢醫治，所以鄒運近決定捐出部分土地，興建奉祀保生大帝的龍虎宮，甚至出租附近土地供人築屋，以興香火，街頭仔於是成為重要墟場，邱宏基設置的米行也是其中重要的店面。換言之，街頭仔之所以形成一個位於頭分埔西南方熱鬧的聚落，與北客社群的投入息息相關。之後，這裏也成為頭分埔人投

人經商或物品交流的一個重要墟場或窗口。田野調查時，常聽到客語口音的信眾在傍晚時分進入龍虎宮上香祈禱，而廟口對面則有攤車販賣客家老菜舖。鄒家在頭分埔萬福宮的捐款名錄上共有三筆，分別是最早南下的鄒運近，與和他同時在 1929 年轉寄留的還有鄒慶泉，以及 1934 年才入籍並擔任元帥爺（謝府元帥）第一任乩身的小弟鄒運欽。鄒慶泉表示，原本叔父鄒運欽是龍虎宮保生大帝想要用的乩身，後來因為頭分埔元帥爺降壇沒有乩身，保生大帝才將鄒運欽讓出來給元帥爺使用（鄒慶泉 2014）。透過鄒氏在街頭仔和頭分埔信仰系統的角色，街頭仔和頭分埔兩地之間的關係應是十分緊密，前者或是散居於竹林叢和墓塚後方的頭份埔，主要的對外樞紐與媒介。

有著北客社群興設廟宇的街頭仔，聚集在此的人也呈現出一種邊界特性。人類學者主張，「邊界」不應該只是一個隔離或區別界線，而應該視為是界線兩邊相互交融互會之處。街頭仔另外隱含著族群現象，正反映了另一個關於頭分埔北客群初期對外關係的切面。我們同樣透過戶籍資料嘗試重建街頭仔的族群生態。發現在街仔頭龍虎宮後方的義安堂內有一塊「重修捐資芳名」，裡面似乎涵蓋了日治時期街仔頭的住民屬性。研究發現，根據日治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名單中族群屬性不明者比例甚高，種族欄有註記有「廣」或「福」者，約莫是 6：37（扣除碑記最底層已模糊不清的名單），由此可看出福建籍的壓倒性優勢，但我們仍不能忽略這個街頭仔墟場最重要的信仰中心龍虎宮，是由北客所捐地興建，且透過租出土地興旺著信仰圈。義安堂捐資名單中有戶主、寄留人、雇人等，職業欄紀錄更為反映此墟場的豐富：包括獸肉行商、雜貨商、貸地業、魚行商、田作、木炭販賣業、野菜行商、日傭、印刻業、

精米業、米穀商、金銀佃工業、銀紙製造業、石油販賣業、菓子製造業、畑作、鹽商、貸家業、豆腐製造、文具商、花卉栽培、自動車修繕販賣業、雜役苦力、農雜貨商、代書業、木椀大工、桶職、時計修繕業、帽子販賣業、水販賣業、清涼飲料水製作業、庄役場會計、飲食物商等等。寄附金名單中的現居地也很特別，並非多在阿寮街（屏東市），尤其是僱傭者多筆乃是來自北門將軍、臺南學甲、臺南新化、臺南市清水町、高雄岡山、北斗郡二林庄、澎湖白沙等，而廣籍則包括有本籍為從竹北到中壢再南下的北客、或本籍在苗栗通霄、北斗二林、長興德協、四溝水的北客與六堆客，廣籍的職業類別並沒有呈現特別的趨同。從目前的分析來看，在頭分埔北客群剛開始入墾的階段，在延伸至阿寮街的路段上，街頭仔應是很重要的轉運或轉居點。

## 五、推力與拉力的頭分埔版本

作為南遷北客在頭分埔定居的重要能動者，根據邱宏基後代口述並配合整理戶籍資料，邱宏基在新竹州原籍苗栗公館，離開苗栗時應是年僅 14 歲的少年，憑著過人的勇氣與能力，在閩庄群中為頭分埔北客群打下天下。這位少年離開的地方是苗栗公館館中村，也是公館鄉信仰中心五穀宮的所在地。根據雋刻於大門外牆上的〈廟誌〉，五穀宮在清道光年間原是伯公壇，在館中村陸續出現八處廟壇之後，村民決定興建大廟將所有神明迎奉於此。現已成為眾多進香團朝聖的目的地。〈廟誌〉更提及此地「非常幸運地」在昭和 10 年（1935 年 4 月 21 日）「新竹州一臺中州大地震」（又稱「關刀山大地震」，震央在苗栗三義關刀山）發

生時，雖位於震央北方僅 30 公里外，「但有神明保佑受損甚微」。根據早期文獻，新竹一臺中大地震侵襲後，屋舍倒塌加上物價波動與糧食短缺，人地壓力在新竹州與臺中州地區都形成相當程度的緊張。甚至地震之後造成外移潮。1935 年《臺灣日日新報》5 月到 7 月都有相關報導。例如苗栗大湖郡卓蘭庄庄長，曾親自前往斗六荊桐，為安置災民建造移民村而奔走；7 月份內容也有「震災後為求安住之地越來越多人往東海岸移住，至本月中旬已達數百名」（見鄭世楠、葉永田 2005）。根據口述，邱宏基之兄邱炳基是在邱宏基南下之後幾年，才在弟弟的邀集下也遷住屏東，其中邱炳基轉籍至頭分埔的年代是昭和 4 年（1929）——那一年同時也是美國華爾街股災（Wall Street Crash of 1929）造成全球經濟大蕭條。1929-1931 年間，日本經濟衰退了 8%，「為解決危機，勢必需要向外擴張，右派勢力與軍閥趁勢崛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009），當時在日本殖民體制下的臺灣，屏東市成為非常重要的軍事點，也因為各項建設成為同時期臺灣南部重要的勞動力需求點。頭分埔早期北客尤其對於屏東作為空軍基地一事記憶深刻。1920 年臺灣總督府在屏東設立全臺第一座機場，同時作為警察航空班的基地，1928 年在屏東舉行日本陸軍飛行第八聯隊開隊式，並陸續在屏東大量興建官舍。經濟大蕭條造成右派勢力與軍閥崛起，對軍事投資的加劇，更使得一直到 1940 年，整個屏東市都持續有著軍官官舍工程進行中（林思玲 2012）。就在這種拉力之下，遷移屏東成為「找工作者」嚮往之地。資料顯示，邱宏基是在已到屏東多年後的昭和 8 年（1933），才正式轉籍至海豐（當時頭分埔還屬於海豐轄內）。雖然根據五穀宮廟誌館中村一帶並沒有因為地震受到嚴重傷害，然而在大地震（1935）前兩年入籍屏東的少年邱宏基

來說，兩年後發生的這場大地震，使他成為北客轉往屏東街或其它地方找尋新生活的重要訊息提供者，而這也是部分在 1930 年代中期以後遷出新竹州的北客，在離開時回眸所見的原籍地狀況。

除了邱宏基及其兄長等來自苗栗公館的邱氏，根據耆老表示，頭分埔的北客幾乎都會參與萬福宮的信仰祭祀活動，換句話說，萬福宮把來自不同原籍地的北客，凝聚在共同的信仰活動底下。研究發現，早期頭分埔的二十多戶北客分別來自：苗栗公館、竹南、銅鑼、頭份、造橋、三灣、通宵、獅潭、後龍，新竹竹東、竹北、北埔、湖口，以及桃園龍潭、中壢等。所使用的次方言包括北四縣腔與海陸腔。不同姓氏進入頭分埔的時間，以目前可以找到的資料，自昭和 4 年（1929）到民國 50 年（1961）都有人陸續入籍。有的是到屏東街後過來，也有先到屏東竹田、長治等六堆客傳統住地，之後搬遷至此。就比例上來看，日治時期轉籍至此的移住人口較多且集中。這點基本上與稍早研究的看法基本上吻合。<sup>11</sup> 戶籍資料也透露了再移民者的輾轉遷徙訊息，以及臺灣不同區域之間推拉力量的結構因素。例如萬福宮首任童乩鄒屋人的故事。鄒氏有四兄弟，在昭和 17 年（1942）跟著父親南遷投靠中部某富豪地主宅第。追溯離開北埔的原因，報導人鄒慶泉表示，因北埔內山南島語族群與漢民之間的緊張關係，某一回發生隘勇退守時的火信無法發揮作用，所以地方官員倉皇指揮居民連夜搬走。村民們各家各戶倉皇牽起牛隻，倉皇逃難般各憑本事到外地依親或投靠關係。由此例則得到一個北臺灣客家住地與「番地」接鄰的歷史地理學議題，結構性親近使當地的「推

11 根據屏東科技大學關於屏東市客家人的一份委託調查結果指出，屏東市的客家人在清代與國民政府時期，大多是「六堆客」的移住，北客南遷在屏東市的時間幾乎是集中在日治時期。該研究較多集中討論六堆客，有簡要描述到頭分埔（頭份埔）但並未申論。參見曾純純、黎鴻彥（2007：26-40）。

力」既是長期的壓力，與慢慢增加的人口增長互為表裡——正因為這樣的族群地理學上的結構壓力，一般無戰力的客庄住民是缺少朝「番地」方向開墾土地擴大生存住地的能動性，所以更致使原本有限的丘陵田地承受更大的人口壓力。

關於臺灣北客南遷的研究，許多學者傾向以「推拉理論」解釋北客外遷的歷史背景（簡炯仁 2007：153；林秀昭 2009：1-2；鍾肇文 2009：47-49；吳中杰 2009）。推拉理論認為移民浪潮須有人口上的推力與拉力兩股力量的相互配合，才會發生。關於北客外遷的推力假設，咸認為是當一處出現嚴重的人口壓力、且土地又無法撫養剩餘人口時，若不將過剩人口移出，則該處則無法緩和這股壓力，造成生存和生計處境將更為險峻。何以「北客」會出現外遷的壓力，前述文章中也有大致的共識。即有說清朝時期客家人從中國原鄉移居臺灣北部時，因人數較少不易聚眾，又沒有如南部「六堆」般的強大自治組織，在開墾時難免被排擠向山陵地區擴散。結果北部客家人就在平原面積狹小、無法承擔不斷增加人口的壓力地區討生活，加上部分地區水源與寒害問題嚴重，為求生存不得不遷徙另覓生存空間。

另外，北客原籍地既有的住地本身的地理脆弱性，也是讓人口壓力變大的原因。我們走訪頭分埔徐屋位於苗栗頭份的原籍地東興庄，希望能找到一點蛛絲馬跡。我們從頭份街上穿過中港溪，到面向一個丘陵的南岸，隨即注意到這個稱為「東興庄」的地方，只是一個被中港溪繞過丘陵所沖積出來的河階臺地。徐氏族人將來臺祖墳塋安置於丘陵山頂，丘陵山腰處被高鐵攔腰切過，因徵收土地時造成徐氏獲利分配的爭議，至今仍在每年各地族人返苗掛紙時暗潮洶湧地上演。徐氏來臺後設

有蒸嘗，以傳說中的來臺祖之父為蒸嘗事業名號。基於此處與對岸頭份街的通航需求，東興庄在道光 23 年（1844）集資興辦永寧渡，顯現被水環繞的村庄對於渡口的高度需求，而這似乎也是東興庄對外的唯一通道——水運。然而，一如《永寧渡樂助碑》所載，此地每逢春季豐水期時波濤洶湧，因此而止步無法返家或探親的人，「只能望洋興嘆」。東興庄前有河流後為山稜，前後夾擊腹地十分狹小，幾個姓氏族人在此繁衍生息，人地壓力相對緊張。一旦具有能動性的族人出現，加上訊息管道，人口就會移出。

上述苗栗頭份東興庄的徐建喜入籍頭分埔時間約在 1932 年，而後來成為頭分埔庄廟第一代乩身的鄒運欽，其姪子鄒慶泉在 1929 年後也帶其父親鄒運郎南下頭分埔。另外銅鑼竹森村的劉氏則較晚入籍，時間約是 1941 年。事實上，在幾個重要北客家族進入頭分埔前，頭分埔其實已有 1907-1910 年間落戶的陳明星（福佬人），他之後亦是萬福宮的重要能動者之一，在興建大廟的時代，陳明星即是第一屆主任委員。由客閩合作建立的萬福宮，其主神元帥爺（謝府元帥）的來源，另外是由 1933 年才轉籍至此的犁頭鏢人陳烏記所帶來。陳烏記將元帥爺帶來新居地頭分埔，這個在密密的竹林之間搭寮入壟的北客群，由於初入陌生地區又相互來源不同，散村型態使彼此之間無高度街坊聯繫，北客鄒運欽成為元帥爺的乩身，利用夜間協助村人問事，在竹林與各類墓塚區異象中發揮其靈力，吸引此地客籍、閩籍信眾，前仆後繼將陳烏記姪子陳添丁在家設置的元帥爺私壇，擠得人聲鼎沸。神明在某次降壇中表示村西界有一發光靈石乃為「伯公」，指示村民應為祂設置伯公壇定時祭拜。1956 年邱宏基發起興建大廟，不僅為伯公雕塑金身，還迎入元帥爺（謝

府元帥)、池府千歲、天上聖母、中壇元帥，也就是這個「大動作」留下的捐款紀錄，讓我們今天還得以管窺頭分埔北客當時自不同地方來、卻形成一個具有村莊公廟聚落的過程。

面對臺灣各地吸引北客移住的拉力，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存在著不同的社會條件。就屏東平原上的北客來說，學者曾經就傳統六堆區域內的移住北客，提出幾個北客被吸引的拉力，主要是(1)日治時期隘寮溪堤岸工程在昭和 13 年(1938)完工之後，對沒有土地可耕的北部客家人來說，新的河川新生石灘地是南遷的誘因；(2)昭和 12 年(1937)隘寮圳的興築補足河壩地的貧瘠，使耕種河壩地的北客免去爭奪水源的問題(吳中杰 2009: 15-17)。在這時期更早之前，下淡水溪上游——荖濃河流域的北客(主要指美濃南方)，則為政策(1909 年開設南隆農場)移民所形成的聚落群。相對地，下淡水溪中游一帶的移住開墾，則多屬於自由南遷的型態，以親友網絡相互介紹而同往開墾為主。筆者認為可以補充說明：六堆中區因公共工程(堤防、水圳)興建，增多新生墾地，客觀上亦是對北客南遷拉力的形成，間接提供社會條件。

而針對北客遷入屏東市的拉力研究，過去學者依據訪談，將屏東市移入客籍分為清代、日治及國民政府時期。約略可見屏東市客方言群在清代與國民政府時期，大多是六堆客(南客)的移住，北客南遷屏東市的時間，主要集中於日治(曾純純、黎鴻彥 2007)。但過去研究主軸多主要描述北客分佈，讀者對來自不同原籍的北客，如何在日治時期南遷、又為何選擇落腳於某處的過程，理解十分有限。

頭分埔移住北客由於時期分散，明顯與上述自由南遷的型態相符。究竟是哪些拉力吸引了北客的移住？鄒氏族人分析先祖落腳的考量，包



括（1）在同樣都是北客人的村子開墾繼續種植竹子；（2）當地潮濕之地、地段便宜，客家人知道怎麼在上面種植，且客家人刻苦可把爛土變黃金。<sup>12</sup> 鄒慶泉回憶到，他的父親帶著祖父離開新竹州，最後會落腳在頭分埔是因為有訊息管道此地有地可租。地主是臺南人，而管理土地的是地主在臺南認養的養子，且在屏東市經商。除了種田植竹以外，頭分埔更早落腳的徐氏亦透露了糖廠打工的機會，許多初到屏東市的北客都曾有過推蔗車做苦力，賺到錢打聽到哪裡可以買地，想辦法買地或自用或租人，累積了家族發展的重要經濟基礎。

屏東市在 20 世紀初成為日本軍事重要基地，包括機場、糖廠、鐵路運輸等，都形成一個龐大的勞動需求體系。北客隨著訊息網絡或搭乘普通號火車搖搖晃晃來到這個熱帶的新興都市，最早聚集在萬年溪畔東興橋（烏趁橋）這個交通樞紐要道找尋打工機會，新興都市對竹筍蔬果需要讓東北角頭分埔墓塚後那一大塊竹林，提供了北客原本具有的丘陵技術有很好發揮的空間。從租地經營竹筍到買地形成聚落，頭分埔悄悄地吸引了眾多來自不同鄉鎮、但都懷抱離開那個地力乘載過量的新竹州，越過北回歸線到熱帶找尋新墾地的人們。

## 六、萬福伯公廟的重建意涵： 定居化底下隱藏的客家意識

頭分埔在民國 80 年代遭逢都市化直接推進村落邊緣。除了前述南緣變成屏東市新興綠帶「千禧公園」，86 年（1997）頭分埔村落西緣的

12 感謝林子晴慨予分享其對長輩的部分訪談內容。訪問日期：2014 年 2 月 22 日。地點：臺北大學。

廣東路，也因都市計畫拓寬道路的需要，自 45 年（1956）建造維持 40 載的舊廟拆除，此舉涉及「頭分埔伯公」的主客關係。原本頭分埔尚未興建庄頭廟萬福宮之前，村民曾以對發光的石頭的自然崇拜，作為頭分埔伯公最早的原型。而在萬福宮建立之時，決定為伯公塑以福德正神神像，與元帥爺（謝府元帥）、池府千歲、天上聖母、中壇元帥一同入祀，而原來的石頭伯公，仍以小廟供奉於新廟旁的大樹底下。因神明降壇時常擠入眾多信徒，69 年（1980）決議新建萬福宮大廟於舊廟旁，76 年（1987）落成啟用，除福德正神外的眾神皆請至新建大廟中供奉。而上述廣東路拓寬計畫直接衝擊舊廟存廢，村民只好將大廟首層龍側整修為福德祠，將福德正神塑像迎入大廟供奉，而主要眾神則大多於第二層樓與第二層樓中樓中供奉，而最早之石頭伯公仍在新廟旁的大樹下。

頭分埔伯公在庄頭公廟未建之前，非常可能原是北客群的土地信仰（從「伯公」稱呼推測），然而之後在由客閩合作興建的萬福宮逐漸成為村民共同信仰之後，伯公另以福德正神樣貌變成客閩共同崇祀的「福德祠」，但其重要性與北客性也在這個時期淡微下來。然而，大樹下的石頭伯公似乎仍讓北客的對於「伯公崇拜」的集體記憶繼續保溫著。

上述這種情形，在民國 100 年（2011）年底出現非常奇特的轉變。萬福宮主神元帥爺（謝府元帥）降壇指示村民應替「伯公」重建一處新廟，並命名為「萬福伯公廟」，須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並為祂舉行平安遶境落成大典。從取得廟宇福地、建造經費、廟宇用材及神像雕塑等，高度考驗了萬福宮管理委員會與服事神明的乩童們的動員能力，還有村民們對萬福宮的信仰強度。「萬福伯公廟」在 102 年（2013）3 月興建完成，並在 3 月 10 日舉行伯公遶境。遶境的範圍包括了今華山里的絕大部分，

根據地方人表示，事實上大致與頭分埔村落區域重疊，換句話說我們從此次重建伯公廟的遶境儀式中，重新看到了一甲子以來頭分埔的村落界線。

由於萬福伯公廟落成後舉行已停辦 20 載的過火儀式，吸引了地方記者的注意與報導，包括客家媒體，這使得頭分埔頓時以「客家人居住地」的形象被大眾看到。原本低調的北客群在這個重建廟宇過程中，透過神明降壇與客籍乩童之口，將塑像為福德正神的土地信仰，重新賦予「伯公廟」之名，對於在絕大多數客家庄都稱土地神為「伯公」的主流意識裡，直接表露了其客家人標籤；另一方面負責伯公廟值年爐主輪值祭祀的組織卻有不同的稱呼，叫「福佬會」，萬福宮人員表示，此乃因為福德正神是「有福氣的老人」形象。我們從某種角度來詮釋這種三元一體現象（伯公、福德正神、福佬），似乎是能動者企圖融合「客」、「漢人民間信仰」、「閩」的一種三稜呈現。

北客自 1920 年代中期之後陸續進入頭分埔，經過 80 載後這些北客的後裔在此地透過信仰機制，仍在此地有龐大的能動力。這種對於北客身份的認同、對客家既有文化（伯公崇拜）的濃重意識，無可諱言與再移民們曾長期與北部原籍地家族之間保持聯繫有關——雖然很明顯地我們也看到這種兩地關係近年已有相當瓦解的現象。我們扼要整理了頭分埔在經濟、政治、信仰面向較重要的幾個家族，說明其與原籍地當代關係的轉變。這幾個家族分別是徐、劉、鄒、邱。據各家族譜顯示，此四姓氏除在新竹州的原籍地都不同之外，在次方言語系上也十分不同。徐氏祖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今蕉嶺縣），邱氏祖籍來自廣東惠州府饒平縣，劉氏則是祖籍福建汀州府武平縣，而鄒氏則是曾屬惠州府之後又

改隸嘉應州的廣東長樂縣（今五華縣）。頭分埔徐屋在新竹州原籍為苗栗頭份上興里，邱屋則來自苗栗公館館中村，劉屋原籍苗栗縣銅鑼鄉竹森村，而鄒屋起於竹東北埔小份林。除徐屋是直接從頭份遷入屏東市之外，另外三個姓氏在入籍屏東前都曾在其他地方停留。例如邱宏基在來到屏東之前，曾在苗栗通霄、彰化二林、高雄大樹等地，多方尋找機會累積資本，最後才來到屏東街並有能力從事商業；劉屋在頭分埔的開屏祖劉春芳，也在興建萬福宮時擁有捐款 600 圓的實力，他進入屏東的中繼也有經過苗栗通霄；鄒屋人則是經過臺中州的大里——目前也還有叔伯輩親人留在大里沒有一道南下。

這四個家族與原籍地目前最密切的聯繫，基本上也是透過各自家族的祖先崇拜在維持。邱屋、劉屋、徐屋目前都仍有協調連流回原籍地參與「來臺祖」大型掃墓祭祀活動，然而，這些活動近些年有逐漸減弱的情形。早期移居屏東的先民若過世仍會選擇落葉歸根，送返原籍地與族人共葬，但近年亦發生原籍地族人與遷屏族人因蒸嘗管理爭議，引發遷屏後裔動念將遷屏祖亦自原籍地遷葬的討論。頭分埔大族邱屋早在民國 74 年（1983）就已經在遷屏祖的主張下，於屏東縣內埔鄉龍泉村興建祖塔，屏東族人日後若百年後就無須歸葬苗栗，日久他鄉是故鄉了。劉屋亦有這種情形，在苗栗同樣也有家族祖塔，但在 2011 年族人已決議並將遷屏祖自北部遷葬至屏東縣九如鄉境內的靈骨塔，以方便屏東族人後續祭祀。

客家人對於祖先崇拜的重視，強烈表現在掛紙（掃墓）時舉族返鄉的聚族理想；然而，因客觀環境（地力負荷耕地過小）與主觀條件（耕讀傳家功名在外）作用，從嶺南時期的離散到臺灣 20 世紀上半葉北客

的離散，就像是歷史重演一般，有著內部極為類似的文化邏輯。

頭分埔北客的組成，明顯看到其本身相當的內部異質性。就算都是來自新竹州，苗栗腔或新竹腔也是南腔北調。然而，在面對屏東市人數強勢的閩籍後裔，這群帶著濃厚北方音調的客籍後代，也沒有選擇與東邊鄰接的下南客（六堆客）相互親密往來。原籍新竹北埔的鄒屋在遷屏之後，仍保留濃重的新竹氣息；例如與義民節同一天過生日的鄒運近老先生，他的外孫女就回憶到每逢他老人家生日那一天，他自己慶祝的方式就是在吃完午飯後，從屏東市騎單車到高雄市<sup>13</sup> 看殺豬公（神豬比賽）與看戲（布袋戲），順便探視後來搬到高雄的同輩兄弟們。<sup>14</sup> 頭分埔中自苗栗南遷的北客，就沒有像鄒屋人這樣對義民祭興致高昂；但「北客」社群似乎會設法超越差異性，透過共同性去標誌我群與屏東六堆客的他群是「不同的」。例如：過年前拜天公的日期。北客群至今仍維持臘月三十的子時（小年夜深夜）在家戶門口擺上祭桌拜天公。這個儀式至今顯然已經因為北客世代繁衍、長者過世、子孫遷出等因素，比例上已減少許多。

2015年2月，研究者在甲午年臘月30在頭分埔進行田野調查，由於這是識別北客一個很好的觀察時間，因此刻意在頭分埔、東興巷兩地騎摩托車繞繞。當晚記錄到頭分埔有四戶人家、東興巷則有三戶人家，

13 高雄市褒忠義民廟始於民國35年（1946）。新竹籍信士林讓才在高雄市火車站東站前搭寮而居，並奉祀新埔鎮枋寮褒忠義民廟香旗（義民爺令旗），之後信眾日多，香火鼎盛。遂集資於民國65年（1976）興建高雄褒忠義民廟，之後發展出目前在三民區巍峨的大廟。由於新竹、桃園、苗栗移居高雄市的北客聚居於三民區者眾，原本以新竹籍北客群為對象的「高雄市新竹同仁會」，成立於民國46年（1957），之後更名為「高雄市新桃苗同鄉會」，會籍資格為「設籍高雄的新桃苗鄉親」，是高雄市四大同鄉會（另外三者分別是「高雄市屏東客屬同鄉會」、「高雄市客屬美濃同鄉會」、「高雄市臺中地區旅高客屬同鄉會」）中，唯一在會員資格中未限定為客家人的同鄉會。高雄市四大同鄉會扼要資料，可參閱蔡幸娥（2013：77-97）。

14 感謝林子晴提供訪談紀錄。訪談日期：103年2月22日。

在一樓的門口拜天公；事實上數量應該較之更多，因為受到住宅形式多為透天厝影響，許多人家的神明廳（祖先廳）都放置在頂樓層，因此選擇在頂樓層拜天公者，我們就較難觀察得到。又如在元宵節聯合拜天公。以前頭分埔北客群會到東興橋那一帶聯合敬拜，現在頭分埔則隨萬福宮得新年祈福後自行聚集由廟方舉行拜天公。頭分埔領袖邱宏基的姪女邱玉妹印象很深刻，頭分埔在此地的時間是略晚於東興巷那一帶的北客，且彼此之間有的也有親戚關係，因此早期在元宵時，頭分埔這邊的二十多戶的北客族人，都會提著拜天公的祭品去東興巷那邊一起熱鬧，穿過竹叢再穿過落教埔（教會公墓）一路往南，步行到屏東市最熱鬧的烏趁橋（東興橋）跟那邊大概也三十多戶的北客，擺上幾張木桌一起拜天公。邱女士表示，後來是因為萬福宮蓋起來了，頭分埔這邊就不再去東興巷拜天公，之後基本上兩邊已經沒有特別的集體祭拜活動。自此，頭分埔北客經由萬福宮，走出很不一樣的頭分埔北客文化。

## 七、小結：兩地社會與頭分埔北客文化

在民國 45 年（1956）創建的頭分埔公廟萬福宮，基本上已經呈現出頭分埔從海豐本庄獨立出來的社會型態。這個獨立的基礎，我們認為即是 1930 年代之後因新竹州北客群移入當地，陸續發揮影響力的結果。這個北客群或是先想辦法在屏東街外東北方的墟場——街頭仔嘗試開始活動（經商買地或打工等），或有透過搭寮租耕教會公墓旁的荒埔，與許多墓塚比鄰而居，部分曾以推糖車打工開始起步；之後透過具備政商能力的早期北客引介，陸陸續續向屏東首富購買了不適宜農耕的沙崙竹

林地，散居成聚落，在竹林小徑間北客群邀集親友來築起寮屋，成為屏東街外除了東興巷，另一個北客聚集區。購買屏東街上普遍認為不利耕種的劣田，這表現了北客在獲取土地上的高度企圖心，而這也是新竹州在自然條件（丘陵多）與人文條件（族群威脅或被財團覬覦）下，對於「新天地」的最大期待——哪裡有土地可買也買得起，那兒就是新天地。因此頭分埔以其較差的生存條件（沙質地、墓塚處處）提供了北客「見縫插針」獲得土地的機會。

頭分埔人由於擁有經濟與政治實力，在建立村庄公廟這件事情上站穩了主導的角色。之後更因為庄廟香火鼎盛，客籍乩童更是以其法力（外界盛傳「操法器十分兇狠」）聞名，吸引了大批信徒在問事的夜間湧入廟內。1980年村庄公廟決定在保留原廟之外，於一旁再蓋新殿，除伯公外其他神明皆移入新殿奉祀。唯1997年配合屏東市廣東路商業發展進行的道路拓寬工程，舊廟被迫拆除，新殿則於北側（龍側）整修安奉為福德祠，將伯公迎入新殿大廟。2011年底元帥爺（謝府元帥）再度於某次降壇時指示村民，必須要將「伯公壇」還給福德正神，而且指定要儘速取得土地並興建完成。2013年3月在萬福宮正前方廣東路東側十分典雅卻又有其高貴氣息的「萬福伯公廟」正式落成，萬福宮隆重舉行平安遶境，元帥爺（謝府元帥）乩身首先完成背五峰、調五營、巡庄等儀式，待巡境結束時，池府千歲也降乩並完成背五峰，之後兩位神明再一同在萬福宮前進行調五營，並領著信眾依傳統完成過火儀式。當夜良辰吉時並以肅穆儀式完成伯公新廟開廟門的儀式。<sup>15</sup>

北客群透過集體敬拜天公，維繫著身為北客的認同邊界。然而，頭

15 田野觀察日期：2013年3月10日。

分埔北客更不簡單的是，相較於東興巷北客社群缺乏「集體性」的出現，頭分埔北客群經由民間信仰，不僅將閩籍語系的信眾網絡在一起，在地方經濟基礎較強的閩籍人投入之下，一個來自隘寮溪西岸住地的神明及其信仰，以高度地緣性的祭祀圈界線（頭分埔）成為此地北客社群更重視的認同機制。此即本文前面提到的華山萬福宮捐款善信名單背後的社會性。然而，雖然如此，這個原本從北客在頭分埔建造的伯公廟逐漸演變而來的新廟宇，由北客人擔任神明乩童長達數十載，<sup>16</sup> 信仰儀式融合客式與閩式，建造新的伯公廟時村中動員年輕人返鄉協助，<sup>17</sup> 之後連續兩年伯公生都邀請客家八音團演出，且村庄內的誦經團在宣讀祈福文時也會出現客語。伯公廟落成當天的過火儀式，也由客家媒體做過報導。參與的青年藉此重新認識何謂伯公（客家人的土地神），參與祭典，而在 2015 年乙未年正月初八萬福宮舉行制化之後，池府千歲退駕之前指示將恢復協助村民「問事」，每個月固定舉行兩次。此舉我們認為由北客社群掌握的信仰體系，希望藉此重新啟動靈力經濟，經由信仰服務展現其在當代繁華熱鬧的屏東市街區，重新凝聚頭分埔人的企圖心。

若重新爬梳頭分埔北客群的適應策略，基本上獲得以下了解。其中一部分其回應的是臺灣整體的大歷史，另外也有一部分是南臺灣屏東市的移民史—包括一小階段與東興巷另一個北客聚集地的互動關係，最後一部分就是頭分埔北客群在社群周遭會遇以及投入信仰生活凝聚共識的小區域史。

首先，就清代時期北回歸線以南的熱帶臺灣而言，粵人曾經展現了高度的村落組織力量，以廣東蕉嶺、梅縣、平遠為主的移民，經二百多

---

16 同上註。

17 關於華山萬福宮重建伯公廟過程細節及年輕人參與狀況，見徐孝晴（2014：101-113）。



年的發展，也出現在當地特有的腔調與詞彙使用——即政府經學者協助所分類的「六堆腔」、北客移民口中的「下南腔」。除此之外，六堆人在緊密的姻親聯盟概念底下並存的婚俗「敬外祖」，經由締結新的姻親關係的同時重新確認曾締結之過去二至三代姻親家族，讓下淡水溪平原上的粵東客籍後裔，呈現高度的自我認同以及邊界感（洪馨蘭 2015）。這個邊界感除了帶有一種區別粵籍與閩籍的利益認同外，對於二十世紀初自北方移住至此、同樣祖籍推至蕉嶺、梅縣的客籍人來說，與「下南人」之間的認同並不會比與「福佬人」之間的認同，來得較具親近性。況且日治時期來自新竹州的客籍移民，其話絮（腔調）之多元性、散居的聚落習性、沒有與閩南人互動的衝突包袱等，還有一些共享的北客文化（例如臘月 30 拜天公、海陸腔籍對義民信仰的家戶崇拜、掛紙時專程返北原居地），也同樣讓六堆人感受到彼此之間的差異。

之後我們來看頭分埔。頭分埔北客來源多元，也無組成以原籍地作為地緣認同的同鄉會，與原籍地的關係僅建立在透過血緣關係的認同團體——各家族在原籍地所屬的嘗——來進行維繫。原籍地自清代建立的嘗經族人繁衍分支，因耕地狹小、徵地政策、災難發生等因素，在空間上朝向與「聚族而居」理想的相反方向擴大，連帶派下資格也隨之成為一個大空間尺度的組織經營。嘗的經營主力也在這種離散的事實底下，不全然能繼續維持在原籍地族人手上，不意外會逐漸演變「塚」（家族塔——實際掃墓的地點）和「嘗」（原籍地——認同的象徵）共時性（*synchronies*）錯位的情形；也可能形成不同世代的族塚，後裔族人則面臨歷時性（*diachronique*）的不同選擇，並在嘗會的安排下，各派下輪值祭祀義務。而這個輪值義務也如同嘗會會份一般，原則採用依房數裂變般，祭祀義

務也可裂變，越後代之子孫之責任週期越長，不時聽聞七、八十年（甚至還有 120 年）「才輪到我家」的祭祖義務。

開臺祖嘗在急速離散發生的一世紀以來，組織力和財務力受到政府刻意減弱的影響，加上族人全島離散（甚至國外），其組織性與重要性減弱。嘗會內部的財務和人事糾紛，致使原籍地嘗會對「旅屏」的北客群來說，吸引力逐漸減弱。加上路途因素，從「旅居」變成「永久定居」的轉變，明顯呈現在將旅屏先人遺骨從原籍地遷「回」屏東，或就在屏東設置祖塔，未來子孫也不會再「歸」葬原籍。

然而當嘗的影響力弱化之後，已經南遷的這些北客與原籍地族人的互動品質，不可避免地就日漸淡微。原籍地的嘗缺乏被信賴的基礎，在此情形下，離散移居地若沒有發展出一些認同象徵，則連「弱連帶」都可能因此中斷。所謂認同象徵其中一例是「同鄉會」。頭分埔的北客並未在屏東市形成關於以北客（或桃竹苗）為認同的同鄉會，當然也就沒有形成如高雄市桃竹苗旅高同鄉會那樣，透過義民廟（場所）和義民祭（儀式）維繫「共同的」原籍地認同。在上述例中，「義民廟」可以說是一個「再移民廣場」，移置原鄉的文化元素以乘載北客群的原籍認同。初到頭分埔時會覺得似乎頭分埔北客群既沒有同鄉會，也沒有發展出象徵北客的移置地景，然而萬福宮在過去半世紀，似乎成功地扮演著這個凝聚認同的新地景，外地同族之族人也會被頭分埔人邀請參與各項熱鬧活動，以不同於原籍地的信仰文化，扮演凝聚北客原籍與離散社群凝聚相互認同與情感的新載體。

筆者認為，頭分埔北客群在地區性的橫向連結的成就，是這群北客群在這塊夾雜於閩、潮、六堆、南島語族間的窪地竹林叢，透過在閩人

社會中取得政治能動性（擔任地方保正），所發展出來一個特殊的「再移民」社群。透過政治手腕與交際，頭分埔北客群與閩籍人共同推動華山萬福宮的興建，並同組管理委員會，在信仰活動上因有神明乩身並可提供問事，形成一個以頭分埔為祭祀圈且又威名遠播的信仰社群。透過萬福宮的信仰活動，頭分埔北客群積極且活絡於建立與其他村落廟宇之間的交陪關係，「新」地緣的認同以日常生活的方式，不斷綿密地進行。

原籍嘗的弱化與爭議，加上移居地動能極高的信仰圈地域認同，頭分埔發展出一個又有北客意識又高度在地的「新的（北客）文化」，一種合成文化。透過曾經活絡的兩地（雙邊）關係，鑲嵌於頭分埔特殊的地理與歷史情境，形成了本文稱之為「頭分埔北客文化」。「頭分埔北客文化」的具體內涵主要呈現在北客意識歷經一甲子，在當地仍然十分活躍。北客腔調的方言在村落間以及廟宇活動，常常不意間就會流露。萬福宮的信仰活動，自早期即邀請來自高雄美濃南隆的儀式專家葉老師來主持並組織相關儀式，如前提及，美濃南隆聚集的是二十世紀初因日資農場興建而招佃南下的北客。萬福宮亦曾在 1990 年代中組織村民到中國江西九江嘗試為元帥爺「尋根」，在 2010 年因萬福宮舉行斗會，元帥爺乩身在閉關之後，降壇時元帥爺從原本的筆旨開始自己口述旨意；頭分埔北客從中紛紛私下解讀：元帥爺說的是江西那裡的客語。<sup>18</sup>此說帶有將元帥爺建構為客籍身份的意圖，似乎也可以看到人們對於「期待」元帥爺具有「客家性」的某種潛意識展現。另外，重建伯公壇一事當地曾有客家媒體予以報導，隨機路訪透露了人們對於屏東市廣東路鬧區聚集了客家人一事，部分表達驚訝態度，也有部分表示之前似乎

18 關於此段故事由徐孝晴訪談村民提供。

有這個印象，但對這些客家人何時又為何而來並不清楚。

「頭分埔北客文化」是兩地社會（bi-local society）的產物。它的文化元素與建構力量來自雙邊。<sup>19</sup> 首先，頭分埔北客群自原籍地汲取或采藉了一些屬於早期北客的集體記憶與文化特質。例如：北客的各式腔調在家戶中或多或少繼續保留，掛紙（掃墓）的時間基本上很長一段時間仍依照原籍地傳統，部分年菜亦有北客特色（例如會吃桔醬）。由於長期維持接受邀請返鄉掛紙之俗，返鄉時要到原籍地附近市場採買哪些東西、包括帶回屏東哪些北部的原籍特色產品，這套行為本身皆可說是原籍地社會（人、事、物）對於頭分埔北客群的北客文化的某種保溫。其次，頭分埔對於這個「新文化」則參與了原籍文化的保溫與頭分埔文化的建構。頭分埔因為有活絡的信仰生活，這些信仰生活依靠著神明及其乩身，維繫著頭分埔地方社會，原本由家族族長扮演的仲裁或協調角色，也因原籍地嘗會力量的淡微，加上作為一個 20 世紀形成的移民社會，此處並沒有形成相當規模的大家族，神明與乩身於是成為家族內外與村落內外公共事務的重要決策者。相較於閩籍在團體中的經濟實力與人力管理，客籍則在信仰活動上（神明／乩身／儀式）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北客社群某些文化特徵（例如日常生活交談的語言、在廟埕進行北客社群的年終拜天公儀式等），也因為客籍乩身在村庄信仰上的重要性，而獲得保溫。

然而，「頭分埔北客文化」呈現的特徵，除了包括想讓後代知道自己祖先是北客之外，還可以說也帶有不想和鄰近六堆客混為一談。雖然

19 這個部分更多的討論，參閱洪馨蘭〈「兩地社會」理論的客家研究：以南遷北客與原籍地關係為例的探討〉。發表於客家委員會主辦，「103 年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會」（2014 年 12 月 6、7 日，桃園龍潭：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與南部六堆客僅一溪（殺蛇溪）之隔，頭分埔所保溫的客家認同，有意無意似乎具有和南客區別的目的與效果。或許是這種心態，即便與北客原籍地之間的聯繫逐漸淡微，但也不想就這麼被不了解北客南客差異的他者們（others，例如閩庄人），將他們將緊鄰的南客「說成是一群人」。為了存有這種區別，北客社群將原籍地變成一個想像的社群，並因此作為自我識別的元素，作為「北客意識」保溫的動力。早期頭分埔人會認同在「高雄市新桃苗客屬同鄉會」參與的高雄市義民祭典，並以此撫慰鄉愁。頭分埔子弟現在就算已經不似長輩那樣熱衷賽神豬活動，但不可能因此對「屏東客屬旅高同鄉會」產生親近感，字面上頭分埔雖然看似也是「屏東客家人」，但根據默契也能得知「屏東客屬」指的是六堆客。當在屏東市頭分埔的北客逐漸認同屏東之後，他們又要如何面對外界一貫性將「屏東客家人」無異議地對應為六堆客？因為這種詞語排他性（「屏東客」概念排除了「在屏東的北客」），加上歷史上南北客相互歧視時而有聞，像頭分埔這樣的北客社群，他們與閩人合作而非找六堆客連結的歷史性，就十分有代表性。

從頭分埔來看，或許正是因為其與同為客方言群六堆客，關係較為疏離，加上屏東市商業活動在 20 世紀初處於高度興起的優勢，因此，在生存選擇上與閩籍人合作、卻又因村民持續保留部分明顯異於閩籍文化的北客文化叢，所以在適應策略上也維繫著與六堆客的選擇性親近；像是伯公廟內掛有長治火燒庄天后宮的祝賀狀，甚至也持續將公廟內各類慶典的誦經由客籍人士組織誦經團，義務擔任——誦經團有能力視壇前聆聽者的母語能力，採用客語或福佬話宣讀祈文——而誦經團的組成與儀式專家習承美濃南端南隆地區，該地也是日治初期經由自新竹州招

佃開墾的農場村落群。在上述兩層關係之外，在信仰與村落生活中高度被信任的問事文化與動能甚強乩身的出現，則是屏東市與其它閩南屬性廟宇間「輸人不輸陣」的拼臺文化——萬福宮也要有自己的童乩——這樣的競爭關係有關。此亦本文「緒論」一節中曾提到的，頭分埔內部凝聚與外顯特徵的關鍵，是「與屏東市福佬人之間既競爭又合作的結果」。

現在值得後續觀察的，就是頭分埔北客文化究竟會朝向「閩」還是「想像的北客社群」發展。兩地社會建構新文化的雙邊力量，正快速傾斜中。北客青年若不再返回原籍祭祖，缺乏身體與原籍地的接觸，加上日常語言大量閩語化，而且客籍乩身亦逐漸年長，原本「保溫」北客意識的社會基礎及關鍵都在鬆動中。然而，近年出現頭分埔青年逐漸發揮在信仰活動上的影響力，若能把握此機緣將北客意識與當代活動有更多的扣連，或許「頭分埔北客文化」會因此在「想像的北客文化」中，加入更多新的元素使之活絡起來。

謝誌：本文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客家文化研究計畫，103 / 104 年度子計畫「邊緣裡的夾縫：臺灣屏東市邊緣北客後裔社群之族群邊界與社會適應」之部分成果。筆者謹在此表達對匿名審查委員費心閱讀與建議的感謝，多點寶貴意見對於本研究後續展開探討的方向，助益甚大。

## 參考文獻

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2013，〈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取用日期：2015年8月26日。
- 王向榮 (Ronny Wang)，2015，〈人口密度資料〉。
- <https://sheethub.com/ronnyvvang/>，取用日期：2015年8月26日。
- 利天龍，2007，〈屏東縣前堆地域的社會空間結構與變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 吳中杰，2009，〈六堆北客聚落之語言與文化變遷—以長治、麟洛、內埔、萬巒為例〉。頁15-17，收錄於《98年度補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結案報告》。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李佳雯等，2001，《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李鈴，2010，〈長老教會日光園納骨大樓開工〉。《阿猴新聞網屏東電子報》，3月1日。[http://www.akau.net/akau/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6063](http://www.akau.net/akau/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16063)，取用日期：2014年9月4日。
- 林秀昭，2009，《臺灣北客南遷的研究》。高雄：文津。
- 林思玲，2012，《將軍之屋。故事》。屏東：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 林子晴，2014，〈當面訪談〉，洪馨蘭訪談。新北市：受訪者宅，5月12日。
- 屏東市公所，2002，《屏東市采風錄》。屏東：屏東市公所。
- 屏東縣屏東市公所，2013，〈屏東縣屏東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屏東縣屏東市公所》，2月26日。[http://www.ptcg.gov.tw/download.do?opr=download&fileName\\_real\\_name=20130321062210.pdf&fileName=201303210704381363863878935.pdf](http://www.ptcg.gov.tw/download.do?opr=download&fileName_real_name=20130321062210.pdf&fileName=201303210704381363863878935.pdf)，取用日期：2015年8月26日。
- 屏東縣屏東市戶政事務所，2011，〈關於本所／轄區里鄰〉。《屏東縣屏東市戶政事務所》，10月24日。<http://www.pingtung-house.gov.tw/>

- bexfront.php?sid=search&item=smenu&id=218818035&key\_search=%B5%D8%A4s%A8%BD&page=1&spage=1，取用日期：2015年8月26日。
-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2009，〈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國境之南文化觀光網〉。日期不詳。<http://tour.cultural.pthg.gov.tw/SceneriesDetail.aspx?Cond=a1913cd3-f2cc-47e4-a81f-291d10b14d95>，取用日期：2014年9月3日。
- 屏東縣黎明國小，2013，〈祖先的腳步〉。《犁頭鏢王科慶典》。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13/lm7701200/11.htm>，取用日期：2015年3月1日。
- 施添福，2001，《臺灣地名辭書（卷四：屏東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洪馨蘭，2014，〈「兩地社會」理論的客家研究：以南遷北客與原籍地關係為例的探討〉。論文發表於「103年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會」（客家委員會主辦，2014年12月6-7日）。
- \_\_\_\_\_，2015，《敬外祖：臺灣南部客家美濃之姻親關係與地方社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遠流。
- 徐孝晴，2014，〈臺灣南遷北客社群的客家認同：以屏東市頭份埔地區的信仰活動為中心之研討〉。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_\_\_\_\_，2015，〈頭分埔庄民日記〉（未出版田野筆記）。屏東市：頭分埔，3月23日。
- 徐泰雯，2014，〈當面訪談〉，洪馨蘭訪談。屏東市：竹田頭崙村，5月13日。



- 高怡君，2015，〈屏東海豐筍農林永達，回鄉務農收入豐〉。《自立晚報》，6月25日。<http://tw.news.yahoo.com/屏東海豐筍農林永達-回鄉務農收入豐-150446978>，取用日期：2015年8月28日。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9，〈世界史 & 亞洲史詞條解釋：經濟大恐慌〉，收錄於《全人教育百寶箱》。<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623>，取用日期：2015年8月28日。
- 郭芷瑄，2014，〈屏東宗聖公祠修復 文化部觀摩〉。《中央通訊社》，5月28日。<http://www.cna.com.tw/news/alloc/201405280311-1.aspx#>，取用日期：2014年9月3日。
- 陳麗華，2013，〈「消失」的族群？南臺灣屏東地區廣東福佬人的身份與認同〉。《臺灣史研究》20(1): 169-199。
- 曾純純、黎鴻彥，2007，《客隱於市：屏東市的客家移民與社會》。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研究計畫結案報告）。
-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調查課，1933，《臺灣現住戶口統計（昭和八年末）》。臺北：臺灣總督府。
- \_\_\_\_\_，1936，《臺灣常住戶口統計（昭和十一年末）》。臺北：臺灣總督府。
- 蔡幸娥，2013，〈高雄市四大客家同鄉會青年經營之研究〉。頁77-97，收錄於《六堆新客庄——2013六堆文化創意產業青年論壇論文集》。屏東：六堆學文藝基金會。
- 賴永祥，2000a，〈落教的先生邱增發〉。《教會史話》5(430)。
- \_\_\_\_\_，2000b，〈李仲義翁和昌頂號〉。《教會史話》5(444)。
- \_\_\_\_\_，2000c，〈李明道、李明家昆仲〉。《教會史話》5(474)。

- 薛秋茂，2009，〈懷念萬年溪〉。《萬年溪之美》，4月18日。<http://www.loxa.edu.tw/classweb/webView/index2.php?webId=24565>，取用日期：2014年9月3日。
- 鍾肇文，2009，《臺灣的客家人移民中南部史》。屏東市：六堆風雲雜誌社。
- 鄭世楠、葉永田，2005，〈地震災害對臺灣社會文化的衝擊〉。頁131-162，收錄於詹素娟、林美容、丁仁傑主編，《災難與重建：九二一震災與社會文化重建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簡炯仁，2007，《臺灣開發與族群》。臺北市：前衛。
- 蘇義峰編著，2003，〈屏東市地名溯源：清代與現行里名對照〉。收錄於《發現屏東—真愛屏東》（屏東市阿猴城城鄉綜合發展研究協會，年代不詳），<http://tlf.tw/ITaiwan/01屏東市-地名溯源.htm>，取用日期：2015年8月27日。
- 鄒慶泉，2014，〈當面訪談〉，徐孝晴、徐泰雯訪談。屏東市：頭分埔，7月30日。
- Google Maps，2015，「距離屏東火車站步行公里數」，2015年8月26日。<http://www.google.com.tw/maps>，取用日期：2015年8月26日。